

2002 · 2

经济学家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茶座

总第八辑

- 张玉嵩 纯真的学问很迷人
● 党国英 学者生财
● 张宇燕 经济艺术
● 熊秉元 刻画经济人
● 蔡昉 经济学研究不应嫌贫爱富
● 卢周来 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 赵晓 买猪者一家之言
● 王正霞 神化与魔化了的张玉嵩
● 汪丁丁 永远的贝克尔
● 胡培兆 我心目中的宪王王亚南
● 陈抗 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李文溥，1953年生，先后遭遇三年大荒十年内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幸好1978年春考入厦门大学，因而今仍在岗。20余年来，一直在厦门大学读书、教书、编杂志，间或写点言志不载道的文字补贴家用。多年半工半读，断断续续地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业。现在是福建省政府专家咨询组成员，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兴趣庞杂，读书每每不求甚解，研究常常问题导向，年近不惑，尚不能专治一经，惭愧之余，惟漫曰之兴趣经济政策理论与经济政策分析。

据说“经济学”乃鄙同乡严复译《国富论》时起的名。严老先生想来是韩昌黎文以载道一脉，故而赋 Economics “经世济民”大任，开经济学皇皇庙堂气象先河，垂则百年，黔首百姓惟有敬而远之。或曰，载道何妨言志。志，言者心中之道也。如此，载圣人之道未若言一己之志，陶朱术不必不如庙堂策。茶座者，茶馆也，无门户，无门槛，炉烧七星，茶烹四海，天下茶客，来来往往，谈国是，说民情，观世间万象，论学界百态，化玄理为通俗，寓载道于言志。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继《经济学家茶座》之后， 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开“连锁店”

3月23日至24日，“学人《茶座》系列图书编辑出版研讨会”在济南召开，这标志着继《经济学家茶座》之后，《法学家茶座》、《社会学家茶座》、《批评家茶座》的编辑出版已经正式启动，山东人民出版社的《茶座》系列杂志书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连锁经营”时代。《经济学家茶座》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凭借着其“轻松、休闲、高雅”的风格，“贴近读者、贴近生活”的定位，以及独特的“杂志书”形式，在国内众多的经济学读物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充分利用已有的品牌、影响和经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多方位需求，山东人民出版社决定在《经济学家茶座》已获读者广泛认可的基础上新开三家《茶座》“连锁店”，同时推出《法学家茶座》、《社会学家茶座》、《批评家茶座》三套系列杂志书。其中《法学家茶座》和《社会学家茶座》将在保持《经济学家茶座》所确立的风格基础上，针对各自学科的特点有所突破和创新；《批评家茶座》则主要针对当代文化现象，采取文化批评的方式，促进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预计今年6月份各系列《茶座》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相信随着新的系列《茶座》的开张，广大读者将会有更多的读书好去处。



感 动

●金明善

《经济学家茶座》自“开张”以来,已满两周岁,在众多学者和读者的关爱、呵护下,发育得更加活泼可爱,已经成为许多读书人、精明人放松、休闲、求知、解惑愿意光顾的好去处。这从《茶座》不菲的、迅速增加的发行量可以感觉到。《茶座》编辑部一直想做一个读者调查,了解一下我们的主流读者的层次、分布,以及对《茶座》的意见或建议,以期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但这一工作尚未完全启动。

春节前,我接待了一位热心的读者。先是他打电话询问第7辑是否已经出版,我告诉他刚好见到样书,他说已经去过书店,尚未到书,希望能到出版社买一本,先睹为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花15元钱打的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买一本仅需10元钱的书籍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财力支出,这使我很受感动。他告诉我他是英语专业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也是《茶座》的忠实读者。他认为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知识是当代青年必须具备的素质,因此他也曾选修过经济学课程。但是抽象的理论表述或间或的数学公式曾使他怀疑过自己的天赋。后来在同学处见到过一辑《茶座》之后,才逐渐受到启蒙,领悟到经济学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也可以这样有趣。他说他已报考了研究生,如不被录取还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但不管怎样,多掌握些有用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知识含量和附加值,肯定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

毫无疑问,我所面对的是一位知识经济时代的前沿青年,他完全懂得知识作为生产力的价值,并且懂得如何投资和得到回报,甚至话语中渗透着《茶座》中经济学家般的智慧和语言。

我没有收他的书钱。同时想,我们只有把《茶座》办得更好、更有用,才对得起我们热心的读者。



经济学家茶座 (第8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煜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 明 善

副主编

刘 德 久

执行主编

詹 小 洪

责任编辑

董 新 兴

金明善 感动/1

【学问聊斋】

张五常 纯真的学问很迷人/4
党国英 学者生财/7
张宇燕 “经济艺术”/10
剧锦文 经济学的经济学/12
赖德胜 经济衰退与经济学繁荣/17

【学界万象】

熊秉元 刻画经济人/22
蔡 昉 经济学研究不应嫌贫爱富/33
王跃生 经济学家的“出世”观/37
杨宜勇 经济学人如何成为“一表人才”/41
卢周来 “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44
黄有光 黄有光为何能开怀大笑? /50

【国是我见】

李善民 “质量”的酸甜苦辣/55
刘福寿 国民党留给新中国的工业遗产/60
梁小民 《抉择》与国企改革/64
张宏志 《南征北战》与国有资本退出/69

【经济科普】

赵 晓 买橘者一家之言/72
林行止 三则经济寓言,一语道破玄机/76
韦 森 侃纳什均衡/80
郭梓林 均衡谈/83
贺力平 微软 vs 邓丽君:垄断与流行的区别/86
何 帆 在家具店门口徘徊/89



谢思全
卢照坤 关于占座的经济学思考/92

【经济随笔】

叶坦 “都是市场惹的祸”/97
李文海 浮士德、贴现率、恒产与恒心/103
徐唐龄 雅俗谈笑看需求/108
雷颐 纳税者的悲哀/112

【并非抬杠】

王玉霞 神化与魔化了的张五常/114
谢作诗 张五常其人/117
崔万田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还是对经济学的滥用？/119
赵泉 奉献的经济学/125
田学斌 户口与欧元/128
辛向阳

【经济学人】

汪丁丁 永远的贝克尔/131
胡培兆 我心目中的完人王亚南/138
沈懿 张维迎：中国经济学界的“大白话家”/144

【财经阅读】

陈抗 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吗？/151
梁小民 新书推荐/157

【编读往来】

北京风入松书店销售排行榜/124
读者来信选登/160
继《经济学家茶座》之后，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开“连锁店”/封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8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4
ISBN 7-209-02975-3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第020373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电话 (0531)2060055-5010
E-mail: chazuo@eyou.com
发行部电话 (0531)2060055-4903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889×1224毫米 1/32开
15.5万字
邮发代号 23-180
ISBN 7-209-02975-3
F·802 定价 10.00元



纯真的学问很迷人

●张五常*

●你要我把经济学说得你完全不懂,易如反掌也。你没有读过经济,我要向你说得清楚明白,倒要用上三几个层次之上的功夫。

●纯真的学问很迷人。有时我们要搞得很深入,但迷人之处永远都是从浅中现出来。

话说10多年前,钟祖文医生(今已故)请我到他的家吃晚饭,主要的宾客是一位退了休的老教授,来自剑桥,是研究生理与心理的。席上老教授谈到基因,只说了几句我就知道是遇上了一位顶级人物。面对大师,怎会放过求知的机会呢?

我于是跟老教授研讨基因的问题,再转到R.Dawkins的《自私基因》那本书上去。大家谈得很投入,一下子就用尽整晚的时间,在座的钟医生及黄医生也听得入神,大家觉得盛筵难再。

到最后,我对老教授说:“听说这些年来英国的大学被美国的比下去了。今晚我才知道,剑桥名不虚传!”这是衷心话。

朋友,想想吧,我对基因只知皮毛,怎可以与专于此道的高人辩论呢?任何选修过几科生物的学生,会说得我完全不懂。但老教授说得清楚明白,触发了我的好奇心,使我能反驳,提出质疑,甚至建议基因研究应走的路。那是什么原因呢?无他,老教授对自己所学融会贯通,知的与不知的分得清楚而又有胆直说,他知道我是门外汉,就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自己的学问。顶级的学术,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你要我把经济学说得你完全不懂,易如反掌也。你没有读过经济,我要向你说得清楚明白,倒要用上三几个层次之上的功夫。实不相瞒,今天我在《苹果日报》写《经济解释》,算是有恃无恐,有点狂而傲了。但如果一门学问怎样说外人也不明白,又算是什么学问了?

* 作者系香港大学教授。





我讨厌那些老气横秋,或道貌岸然,或沽名钓誉,或故扮高深的所谓学者。学术是那样有趣的事,可以那样迷人,怎可以搞得不明不白的?懂说懂,不懂说不懂,有谁会因为我说不懂而小看了我?要是我说来说去你也不懂,你会不会拍案叫绝,回家对老婆说:“张教授高深莫测,果然了得!”以我之见,高深莫测易过借火,也难怪在学术界中这种人多的是。

纯真的学问很迷人。有时我们要搞得很深入,但迷人之处永远都是从浅中现出来。像我这种次一级的脑子,通常要向深处走一段时期才能进行浅的创作,而在求学的30多年前,我要来来回回好几次。40岁后,深的层面我越来越少涉及了。这是进步。我认识佛利民、高斯、史德拉、艾智仁等高人时,觉得他们的思维永远都是那样浅,这使我觉得他们胜我一筹。后来我又自我安慰,认为他们做学生时也可能像我一样,深呀深地搞过一段日子。

学术与艺术有好些地方不同。这里我要说的,是艺术的欣赏不难学,但若亲自动手制作,总要花几年功夫学习。欣赏是享

受,但深入地享受还是要自己动手才能达到的。好些朋友像我一样,听到某钢琴家演奏就恨不得自己也可以。看到林风眠或梵高的画,我真想自己动手去试画几笔,但最后还是不敢尝试。10年前我看到周慧珺写书法,忍不住就索性自己也动手了。

学术的欣赏比艺术困难,但入门却容易得多。搞学术不需要什么天分,你要尝试就立刻可以动工。想想吧,你要弹钢琴或写书法,总要有一段时期自己耳不堪听,目不忍睹。这一关不容易过,而若没有少许天分你可能很失望,甚至悲从中来。学术是另一回事。一用功,几个小时后你就多知一点,有点收获。当然,在学术上要有成就绝不容易,是要下苦功的。但我们不需要为了成就才搞学术。多知一点,思想上得到一点启发,并不困难,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问题是若要欣赏学术,要得到学术的享受,可不像听音乐或看油画那样容易。要享受学术,你总要亲力亲为地搞一下。不一定要进什么大学,但要老实实在地搞一段日子。你可以完全不会弹琴而欣赏琴音,不会绘画而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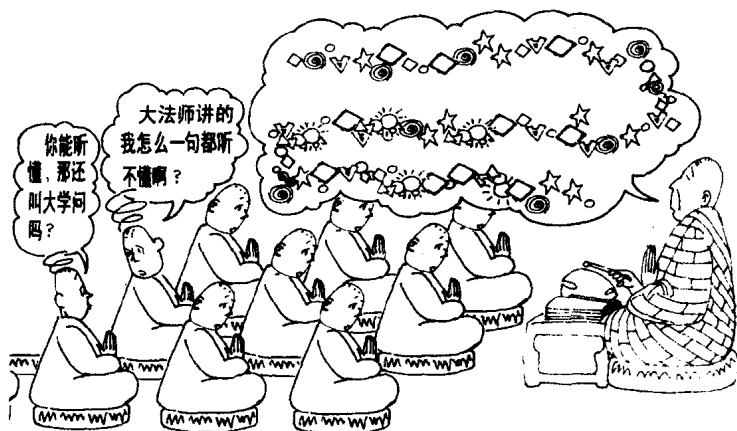


爱画作。但学术就没有那样方便了。

学术是要亲学其术才能欣赏,才能享受的。可幸的是,可以享受的学术永远是浅的而不是深的。要是你苛求一点,要自己创作学术,那你很可能要像我一样,先苦后甜,要在深处钻研一段日子。享受学术不一定要自己创作,但要知道学者所说的是什么。

有高人指点迷津,欣赏学术当然事半功倍。高人难遇,不得

已而求其次,你还有两个法门。其一是读一点书。不需要读很多,但需要找精彩的来读。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方面的话,你可以找些关于多项学术的书籍,尤其是那些关于各项学术高人的生平事迹与他们的思想的简介,读后再选其中自己较有兴趣的入手。其二是结交一些对学术着了迷的朋友,谈天说地。这后者在美国很容易,在香港则比较困难了。



学问误区 (张正侗)





学 者 生 财

●党国英*

据说钱钟书看钱很轻,是因为他自己一辈子姓钱。这是他的戏语。鲁迅看钱不轻。他曾欲告北新书店拖欠版税,后经调解,鲁迅索回2万多元。在钱的问题上,鲁迅很认真。梁实秋曾骂鲁迅拿卢布,鲁迅撰文反驳,而陈源(西滢)教授曾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剽窃日本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等10年以后才撰文痛斥。鲁迅争过稿酬,因标点符号不付稿酬,他写文章便不点标点符号,逼得书商道歉。鲁迅缺钱么?不。经陈明远折算,鲁迅一生共挣相当于今日之人民币392万元,相当于30岁以后,每年16万元有余。1932年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的主要收入来源。有个说法,某出版商在为鲁迅写版税支票时手都在颤抖。又据说罗素把收到的一

笔笔稿酬记录在案,闲时拿出来翻阅欣赏。这位大哲学家看钱不轻。

但是,一般学者好像羞于谈钱。我对此曾很不理解。是学者认为自己的工作高尚,而需要远离金钱么?讲不通。多拿钱未必不高尚。如果不是不义之财,钱的多寡也许会证明一个人的价值。那么究竟为什么?

我用一个猜想来回答这个问题。学者(我特指人文学者)是一种服务工作者,但他面对的这个服务市场是一个竞争程度很低的市场;他向市场提供的服务商品(以论著为载体的知识)不易在市场上竞价。也就是说,学者对自己的服务商品的合理价格心里没谱,于是,他不敢喊价;喊价会出错,出错总归是不好的。所以,在我看来,学者的清高是心里发虚。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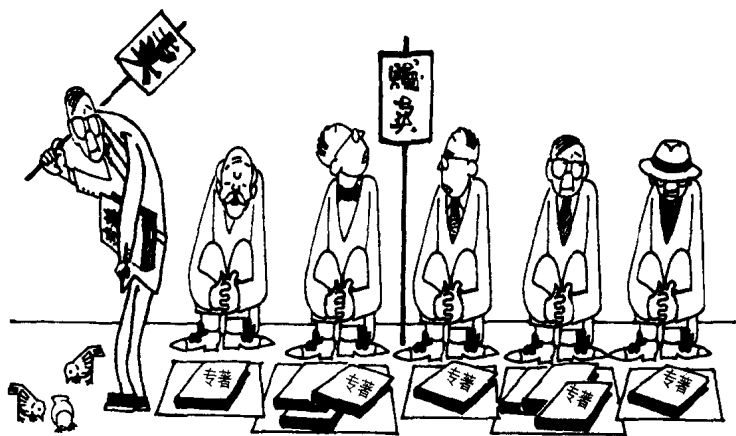


在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学者便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学者与媒体、书商(包括出版社)的力量是不对称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特别是与书商的信息不对称,你的书印了多少册,你不知道,但书商知道。书商与作者往往又是一次性交易,所以,书商就有了“杀生”的可能性。所以,学者不容易养家。马克思养家就不成功,不仅是因为他理财能力欠缺,子女又多,主要还是钱少。

能不能改变这种“学术商品”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很难。知识具有公共物品的某种性质,同一种知识一旦传播,便人人皆

知,所以,常常是只能“卖”一次。而且,知识一旦贴上一个作者的标签,其他人再兜售,便成了剽窃。不像电视机,张三造了,李四还可以再造。所以,知识不能批量化、规模化生产。在经济学上,这种现象叫做商品效用的“外溢性”。

人文学者能养家糊口,最后还是靠了“大学制度”。但大学在近两百年前还不大能够养学者。黑格尔当大学老师时常常只有几个学生听课,收到的学费便让他过不了富裕日子。为了保得住大学教授的位子,黑格尔也曾撒谎,说自己大大地有钱。



企盼旺市 (张巍)





到了普遍的工业化时代,大学制度更加成熟,而自然科学知识又很不同于人文知识,年轻人有必要坐在大学课堂里学习知识,并把大学文凭作为自己能力的标志。于是学费能养自然科学家。再加上政府的参与与投资,大学的日子就更好过了。人文学者跟着就沾了光,这类学生也需要文凭,也要坐在学校里学习。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就把学者与知识接受者的交易程序化了,使他们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学者不再需要与学生讨价还价,便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也保住了自己的钱袋子。

当然,现今的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首先大学可能实行一些折腾学者的制度,让学者不得安宁。比如我批评过的大学对教授实行的指标考核制度,就是一种折腾教授的制度。

没有在大学谋得一个教席的学者更惨。时下的政策是偏向媒体、书商的,据说现在得到一个刊号、书号很难,而刊号、书号的含金量便很高。这样一来,作者之间的竞争厉害,而媒体、书商之间的竞争就不那么厉害了。所以,作者一般不敢对媒体说不。严肃的自由撰稿人几乎是不能生存的,只有一些把文章当作流水线产品来处理的人才可以生活,不过却让读者厌烦。一个社会如果能养学者,便意味着文明。所以,明智的政府应该改善制度,使学者得以过一个体面的生活。办法呢?一是要大力促进大学的发展,并使大学具有开放性,同时要减轻大学教授的职业风险。二是要改变学者和媒体、书商之间的竞争关系。要允许出版业发展成为一个开放性的产业,不要再搞什么指标管理。





“经济艺术”

●张宇燕*

几天前在一次聚会中,我遇到了几位画家。和以往一样,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向他们提出长期留存于心中的问题:如何对绘画作品的高下加以鉴别?如何欣赏或看懂诸如梵高这样的大师的画作?看到他们只是相互望了望而没有马上回答,我就立刻意识到可能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于是马上补救性地说,对绘画艺术我可以说是个门外汉,提出的问题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因而只希望他们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提示一下即可。

他们笑了笑,问我都看过谁的画。我回答说著名的博物馆参观了不少,比如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马德里的现代绘画馆等,故名画看了不少,同时也收藏了一些印制精美的画册,还能叫出一大堆画家和绘画流派的名字。梵高之前的绘画还能让我生成些心得,但梵高本人的画就很难说看得懂了。他画的数幅《向日葵》以及《自画像》,无论是色彩还是逼真度,都与实际有很大距离。更令人慨叹的是,生前贫困潦倒的梵高,身后画作的市场价值竟然是天文数字,总值超过少数贫穷国家的年国内生产总值。所以我很想弄明白:比起“前梵高”的作品,梵高的画究竟“高”在哪里?“尊”在何处?

在座的几位画家朋友相继谈了他们对梵高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如下:梵高之前的名画家个个技艺精湛,画也不错,的确展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世界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但以今天的眼光看,那些作品具有的主要是历史价值,和意识超前、想象力丰富的梵高的画作差距甚远,而且不在一个层次上。早先画家做画,目的主要在于表现所描绘的对象。而梵高做画表达的则是主观感受,是特定环境中个人感觉的自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然流露,至于所描绘的对象则只不过是媒介。欣赏古典画家的作品,我们可以体会到精美,而看梵高的画,尽管从物理学和化学意义上讲其信息都已经给定,但每次“品味”时它们似乎都是一眼不竭之泉,总在喷涌着思想。所以说梵高是绘画史上的分水岭。

对这种解释我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我多少发现了一条理解梵高乃至理解艺术的线索或维度;不大满意的是,对梵高的画我仍然没有完全“看懂”。对此,画家朋友的反应倒是直截了当:无所谓懂还是不懂,关键在于自己的感受。大凡画坛高手,最讨厌的就是那些自称完全读懂了自己作品的评论家。这句话十分自然地让我联想到了另一句名言:如果你觉得完全听懂了我说的话,那么你肯定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话音刚落,画家中的一位就立即问这句话出自那位艺术大师之口。我回答说这话是格林斯潘讲的,并补充说格氏不是什么艺术大师,而是美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听罢此言他们面露不解之色,似乎在发问:怎么会这样呢?格林斯潘和梵高之间,或中央银行家和艺术家之间,更一般地讲经济学和艺术之间有相通之处,这着实是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在这个“发现”的刺激下,我又陆续回忆起了隐约记得的一些与此有关的话。经济学家、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就曾经讲过,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出政策的时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迈克尔·穆萨在评判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时说道,决定最恰当的政策需要的是精心的判断,而不是机械的规则,因为当政者必须在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制定和执行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两位主席做了下面的评价:沃尔克及其同僚和后来的格林斯潘及其同僚恢复了政策性微调的声誉,并使之成为一门精妙的艺术。

经济学家的工作大都以理性为基础,甚至可以这样说,所有的模型都有着严格的逻辑推导。然而经济学的实际运用,亦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却摆脱不掉直觉的“干扰”或影响,而且很可能从本质上讲就是以直觉为基础的。恰好在这里,以理性面貌出现的经济学和扎根于直觉的艺术不期而遇了。我忽发奇想,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常常被理解为某种艺术或含有艺术成分。既然可以有政治艺术,来个经济艺术又何妨?





经济学的经济学

●剧锦文*

有些人很热衷于创建新的经济学科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也许是时下中国经济学“空前繁荣”的重要标志。我现在创建的学科叫“经济学的经济学”,这看起来很绕口。毫无疑问,经济学是关于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科学。自从经济学诞生的那天起,经济学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在为找到最佳地配置有限资源的理论或方法而不懈努力。正是由于被终日所操练的这种特殊学科长期约束和困扰,经济学家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理性的人群之一(当然事实上并非所有人如此)。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就是经济学家是一群惯常于按照效率原则制造关于效率方法这种特殊产品的人。既然如此,经济学本身一定有个经济学的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入,因此有必要构建出一门关于经济学的经济学说。创建一门新学科如同创造一种新产品那样看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最好方法就是先从其供给与需求谈起。

先谈一下需求方面,首先要分析经济学的社会需求及其社会效用。依我之见,这个原点不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看其能否满足社会大众对效率思想的渴求;其二是看其能否满足学者们不断地探讨更深层次经济学问题的需要(有时也包括经济学制造本身的自我欣赏);其三是看其能否满足指导社会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实际需求。按照这三个标准,经济学因此而被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板块,经济学家同样地被分为理论经济学家和应用经济学家。在中国,理论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家被认为是最高层次的学者而受到莫大推崇。如果说经济学家们制造的经济学具备了这三个神奇的效用,就说明其具有存在的经济学意义。更进一步讲,社会对经济学的需求以及需求的强弱取决于众多因素。就一国而言,有时是同其经济学发展水平的高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及其发展快慢有关。一般而言,如果一国经济学的发展水平高,意味着经济理论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也意味着一定有众多矢志的学者投身于这一艰辛的工作领域,那么,这同时就为理论经济学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只要理论经济学家们能够有效地创造出具有新意的经济理论来,就能够迅速地获得成功。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学发展水平很低,纵使个把经济学家能够独出心裁地创造出一些新理论,也会因需求不足而难以为继。当然,这并不排除孤芳自赏者因个人志趣而对至高无上的经济学的追求,和那些能够与经济学市场发达国家对接的外向型经济学家。另外,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或者正处于快速变化的过程中,也许意味着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或者处在效率大幅度改进过程中,大众对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学情有独钟。因此,社会对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包括宏观政策学、企业组织与企业管理、营销、资本市场运作、财税等等方面的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需求,这些需求就成为这类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然,这甚至常常会发展成过度需求,过度需求会引致经济学的虚假繁荣或经济学泡沫,在经济学的泡沫时期,一些经济学家会被巨大的泡沫托浮起来,并青云直上,更有甚者则会被泡沫弄得神魂颠倒,连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谁(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些人误以为自己是全能的权威经济学家,不仅敢谈自己熟悉的领域,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也要发表高论,当然,这是以他们自己并不认为是自不量力为前提的)。同时,经济学泡沫也会刺激人们生产一些“不洗泥的萝卜”,这是符合买方市场规律的。在过度需求状态下,“不洗泥的萝卜”成本最低而收益很高,这样的例子恐怕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学中并不少见。总之,没有需求,经济学的制造效率和经济学家的个人收益就无从谈起。

需求是一个方面,但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认为如何衡量经济学家们制造经济学过程的效率,即经济学的供给方面,这对每个经济学





家至关重要。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它受两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一曰看其制造过程的成本高低，二曰看其对市场的控制程度。因此接下来讨论一下经济学的供给方面。众多的经济学家们由于种种原因热爱上了这个枯燥乏味的经济学，有的博览群书，广种而博收；有的则究其一点，钻进了牛角尖；有的根据自己的数学优势玩起了数理或计量经济学；有的偏爱制度或规则的游戏；有的则对经济政策颇感兴趣。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不过，站在供给一边的众多经济学家们总有一些是功成名就者，也总有一些则是倾其毕生精力而难有所获者。这个中的原因看来还得从经济学家们早已制造出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答案。根据经济学最一般的原理，那些成功的经济学家一定是最具制造效率的，这也就是说那些成功的经济学家总能够以最小的成本阐述清楚同样一个经济学的道理，或者以最为简捷的方法攻克经济学的难题，反之亦然。总之，成功的经济学家的道路都是相同的，而不成功者却各有各的原因。举几个例子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前几年，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关于产权问题研讨的高潮，一时间，近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在讨论产权问题（如同现在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大谈特谈股票市场、国有股减持和 WTO 一样），这场产权讨论运动果然推动了中国经济学在产权理论方面不小的进步。而今，如果还有哪个经济学家说不知道产权、不知道交易费用这些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大家一致认同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的理论是解释现实产权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或理论。不过，并不是所有人能够接受产权学派的逻辑，有人仍然从故人的所有权概念出发，绕过若干个弯子之后再与现代产权理论或现实的产权问题对接（事实上，这种对接总有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感觉），我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主要是不经济。我这样讲无心对谁发难，学术研究讲究百花齐放，我只是想说这种方法并不符合经济学的经济学规则。有一位资深学者在谈到如何进行经济研究时曾这样说过，最好的经济学作品是深入浅出，其次是深入深出，最差的是浅入深出，其实这是经济学的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论断。深入浅出的经济学不仅因具有研究的深度而对理论经济学产生影响，而且其浅显的表达形式还能赢得众多的初学者和非职业人士的兴趣，这难道不是最成功的经济学

